

情史

Ⓣ

〔明〕澹澹外史 评辑

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卷十九 情疑类

郁单越国

须弥山北天下有郁单越国，其土正方，人面亦方像，其貌少壮，如阎浮提二十许人。口齿平正，洁白无间，发紺青色，无有尘垢，发垂八指，齐眉而止，不长不短。若其土人起欲心时，有熟视女人而舍之去，彼女随逐，往诸园林。若彼女人，是彼男子父母骨肉中表，不应行欲者，树不曲荫，各自散去；若非亲者，树则曲荫，随意娱乐一日二日或至七日，尔乃舍去。立世阿毗昙论云：北洲人不索女，不迎妻，不买不卖。若男子欲娶女时，谛瞻彼女；若女欲羡男时，亦须谛视男子。若不见视，餘女报言：是人看汝，即为夫妻。男不见女看，餘男报言：是女看汝，亦为夫妻，若自相见，便即相随，共往别处。若多欲者，一生之中，数唯至五；其中品者，或四三。亦有修行至死无欲。

太白精

少昊以金德王，母曰皇娥，处璇宫而夜织，或乘桴木而昼游，经历穷桑沧茫之浦，时有神童，容貌绝俗，称为白帝之子，即太白之精。降乎水际，与皇娥燕戏，奏娖娖乐，游漾忘归。穷桑者，西海之滨有弧桑之树，直上千寻，叶红椹紫，万岁一实，食之后天而老。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，以桂枝为表，结薰芽为旌，刻玉为鸂，置于表端，言鸂知四时之候，故《春秋传》曰：“司至是也。”今之相风此之遗像也。帝子与皇娥并坐，抚桐峰梓瑟，皇娥倚瑟而清歌曰：“天清地旷浩茫茫，万象回薄化无方。冷天荡荡望沧沧，乘游轻漾著日傍。当其何所至穷桑，心知和乐悦未央。”俗谓游乐之处为桑中也。《卫风》云：“期我至桑中。”盖此类也。帝子答歌曰：“回维八埏眇难极，驱光逐影穷水域。璇宫夜静当轩织，桐峰丈椹千寻直。伐梓作器成琴瑟，清歌流畅乐难极。沧溟海浦来栖息。”及皇娥生少昊，号曰穷桑氏，亦曰桑邱氏。至六国时，桑邱子著阴阳书，即其馀裔也。少昊以主西方，一号金天氏，亦曰金穷氏。时有五风，随方之色，集于帝庭，因曰凤鸟氏。金鸣于山，银涌于地，或如龟蛇之类，乍似人鬼之形，有水屈曲，亦如龙凤之

状。有山盘纡，亦如屈龙之势，故有龙山、龟山、凤山之目也。亦因以为姓，末代为龙邱氏，出班固《艺文志》；蛇邱氏，出《西王母神异传》。

秦并六国，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、卫承庄，逃入卫城少仙洞，四十六日不出。天帝怒，命五岳搜捕。太白归位，卫承在逃焉。梁玉清有子，名休。玉清谪于北斗下常春，其子乃配河伯骖乘行雨，休每至少仙洞，耻其母淫奔之所，辄回驭，故此地常少雨焉。出《独异志》。

天帝捕逃，亦有治家不严之过矣。玉清受罚，承庄终得免乎？太白归位，首祸者独从宽政，又何也？

织女婺女须女星

唐御史姓生，罢官，居于蒲之左邑。有子一、甥二，各姓。年皆及壮，而顽弩不学。姚日诲责，而怠游不悛。遂于条山之阳，结茅以居之，冀绝外事，得专艺学。林壑重深，嚣尘不到。临遣，姚戒之曰：“每季一试汝学，有不进，夏楚必及。”及到山中，二甥曾不开卷，但朴斫涂墍为务。姚之子稍长于二甥，独惧责，攻书甚勤。忽一夕，于夜临烛凭几，披书之次，觉后裾为物所牵，襟领渐下，亦不之异，徐

引而袭焉。俄而复尔，如是数四。遂回视之，见一小豚，籍裘而伏，色甚洁白，光润如玉。因以压书界方击之，豚声骇而走。连呼二子，秉烛索于堂中。牖户甚密，周视无隙，莫知所往。明日，有苍头骑扣门，搢笏而入。谓三人曰：“夫人问讯，昨夜小儿无知，误入君衣裙，殊以为惭。然君击之过伤，今则平矣，君勿为虑。”三人惧，逊词谢之，相视莫测其故。少顷，向来骑僮复至，兼抱持所伤之儿，并乳裸数人，衣襦皆绮紈，精丽非常。复传夫人语云：“小儿无恙，故以相示。”通而视之，自眉至鼻端，如丹缕焉。则界方棱所击之迹也，三子愈恐。使者及乳裸，皆甘言慰之。又云：“少顷夫人自来。”言讫而去。三子悉欲避去，惶惑未决。有苍头及紫衣宫监数十，奔波而至。前施屏帟，茵席炳焕，香气殊异。旋见一油壁车，青牛丹毂，其疾如风。宝马数百，前后导从。及门下车，则夫人也。三子趋出拜。夫人微笑曰：“小儿伤不至甚，恐为君忧，故来相慰。”夫人年可三十馀，风姿闲整，亦不知何人也。问三子曰：“有室家未？”三子皆以“未”对。曰：“吾有三女，殊姿淑德，可配三君子。”三子拜谢。夫人因留不去，为三子各创一院。指顾之间，画堂延阁，造次而具。翌日，有輜輶至焉。宾从粲丽，逾于戚里。车服炫晃，流光照地，香满山谷。三女自车而下，皆年十七八。夫人引三女升堂，又延三子就坐。酒肴丰衍，非世所有。三子殊不自意，夫人指三女曰：“各以配君。”三子避席拜谢。是夕合卺。夫人谓三子曰：“人所重者生也，所欲者贵也。但百日不泄于人，令君长生度世，位极人臣。”三子复拜谢，但以愚昧为忧。夫人曰：“易耳！乃敕地上主者，令召孔宣父。”须臾，孔子具冠剑而至。夫人临

阶，宣父拜谒甚恭。夫人端立，微劳问之，谓曰：“吾三婿欲学，君其引之。”宣父乃命三子，指六籍篇目以示之。莫不了然解悟，大义悉通，咸若素习。既而宣父谢去。夫人又命周尚云，示以玄女符、玉璜秘诀，三子又得之无遗。复坐与言，则皆文武全才，学究天人之际矣。三子相视，自觉风度夷旷，神明开爽。其后，姚使家僮馈粮至，则大骇而走。姚问其故，具对以屋宇帟帐之盛，人物艳丽之多。姚惊曰：“此必山鬼所魅也。”促召三子。三子将行，夫人戒勿泄露。纵加楚撻，亦勿言之。三子至，姚亦讶其神气诱发，占对闲雅，疑有鬼物凭焉。苦问不言，遂鞭之数十。不胜其痛，具道本末。姚乃幽之别所。姚素馆一硕儒，因召而与之语。儒者惊曰：“大异大异，君何用责三子乎？向使三子不泄其事，则必贵极人臣。今夕之事，其命也夫。”姚问其故。儒曰：“吾见织女、婺女、须女星皆无光。是三女星下降人间，将福三子。今泄天机，三子免祸幸矣。”其夜，儒者引姚视三星，星无光。姚乃释三子，遣之归山。至则三女藐然，如不相识。夫人让之曰：“子不用吾言，既泄天机，当于此诀。”因与汤饮三子。既饮，则昏顽如旧，一无所知。儒谓姚曰：“三女星犹在人间，亦不远此地分。”密谓所亲言其处。或云，河东张嘉真家，其后将相三代矣。

三女星降世是矣。夫人岂三星之母，小儿岂三星之弟耶？夫人是何名号，夫人之偶又是何人？能令宣尼、尚父伛偻奉命，真可怪也！况人间择配，尚必才望相当。三子福分既浅，又蠢然夫学，三星何取而降之？疑小说家有托而云尔。

织 女

牵牛织女二星，隔河相望。至七夕，河影没，常数日复见。相传织女者，上帝之孙，勤织日夜不息。天帝哀之，使嫁牛郎。女乐之，遂罢织。帝怒，乃隔绝之：一居河东，一居河西。每年七月七夕，方许一会，会则乌鹊填桥而渡，故鹊毛至七夕尽脱，为成桥也。《列仙传》云：“桂阳成武丁有仙道，常在人间。忽谓其弟曰；‘七月七日，织女当渡河，诸仙悉还宫。吾向已被召，不得停，与尔别矣。’弟问曰：‘织女何事渡河去？当何还？’答曰：‘织女暂诣牵牛，吾复三年当还。’明日失武丁。”至今云：“织女嫁牵牛。”

又，太原郭翰，少简贵，有清标，姿度美秀，善谈论，工草隶。早孤，独处。当盛暑，乘月卧庭中，时时有微风，稍闻香气渐浓。翰甚怪之。仰视空中，见有人冉冉而下，直至翰前，乃一少女也。明艳绝代，光彩溢目。衣玄绀之衣，曳罗霜之帔，戴翠翘凤凰之冠。蹑琼文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，皆有殊色，感荡心神。翰整衣巾下床拜谒，曰：“不意尊灵迴降，愿垂德音。”女微笑曰；“吾天上织女也，久无主对。而嘉期阻旷，幽态盈怀，上帝赐命而游人间。仰慕清风，愿托神契。”翰曰：“非敢望也，益深所感。”女为敕侍婢，净扫室中，张湘雾丹靥之帷，施水晶玉华之簾。转惠风之扇，宛若清秋。乃携手升堂，解衣共寝。其衬体红脑之衣，似小香囊，气盈一室。有同心亲脑之枕，覆一双缕、鸳鸯

文之衺。柔肌腻体，深情密态，妍艳无匹。欲晓，翰送出户，凌云而去。自后夜夜偕来，情好转切。翰戏之曰：“牛郎何在？那敢独行！”对曰：“阴阳变化，关渠何事。且河汉隔绝，不足为虑。”因抚翰心前曰：“世人不明瞻瞩耳！”翰又曰：“卿既寄灵辰象，辰象之间，可得闻乎？”对曰：“人间观见是星，其中自有宫室居处，诸仙皆游观焉。万物之精，各有象在天，在地成形，下人之变，必形于上也。”因为翰指列星分位，尽详纪度。时人不悟者，翰遂洞晓之。后将七夕，忽不复来。经数月，方至。翰问曰：“相见乐乎？”笑而对曰：“天上那比人间，正以感运当尔，非有他故也。君无相忘。”问曰：“卿来何迟？”答曰：“人中五日，彼一夕也。”又为翰致天厨，悉非世物。徐视其衣，并无缝。翰问之。谓曰：“天衣本非针线为也。”经一年，忽于一夜，颜色凄惻，执翰手曰：“帝命有程，便当永诀。”遂呜咽不自胜。翰惊惋曰：“尚馀几日？”对曰：“只在今夕耳！”遂悲切，彻晓不眠。及旦，抚抱而别。以七宝枕一枚留赠，约明年某日，当有书相闻。翰答以玉环一双。便凌空而去。回顾招手，良久方灭。翰思之成疾，未尝暂忘。明年至期，果使前日侍女将书函至。翰遂开缄，以青缣为纸，铅丹为字，言词清丽，情意重叠。末有诗二首，诗曰：“河汉虽云阔，三秋尚有期。情人终已矣，良会更何时。”又曰：“朱阁临清汉，琼宫御紫房。佳期空在此，只是断人肠。”翰以香笺答书，亦酬二诗曰：“人世将天上，由来不可期。谁知一回顾，交作两相思。”又曰：“赠枕犹香泽，啼衣尚泪痕。玉颜霄汉里，空有往来魂。”自此而绝。是岁，太史奏织女星无光。翰思不已，人间丽色不复措意。复以继嗣大义须婚，强娶程

氏女，殊不称意。复以无嗣，遂成反目。翰官至侍御史而卒。

牛、女，皆星也。女若有情，牛亦不减。安得云“阴阳变化，关渠何事”，又安得云“感运当尔，非有他故”耶？天帝以情织之故，隔绝牛郎，而他会反纵之耶？此必无之事也。小说载：董永少失母，独养父，家贫佣力。父死无以葬，乃就主人，贷钱一万，曰：“后若无钱还君，当以身作奴。”及葬父毕，还于路，忽遇一妇人，求为永妻。永与俱至主家，主人令永妻织绢二百匹，始放归。乃织一月而完。主惊，遂放夫妇还。行至旧逢处，妇辞永曰：“我天之织女，缘君之孝，上帝令助偿债。今期满，欲返。”遂辞去。然则天上织女非一，不尽皆天孙矣！

《耳谈》载：福州孙昌裔，字子庆，为进士承谟子。寓京，在庆太史梅谷公宅，与太史子乔申同授经于黄冈曹孝廉孟彦。昌裔通古文辞，万历癸未，七月七日，感牛女之事，因戏为文通于牛女。是夜，忽暴卒。第心坎微热，莫知其故。越三日，忽苏。进父师皆聚哭尸傍，注目视曰：“我在此耶？顷为神妃召去，所居金屋琼楼，绡帷具榻，侍卫皆妖丽姣好，群歌偶舞。日夕留款不绝，欲成伉俪。裔思父不从，辞归。旁为劝解，而意弥坚。妃始为祖伐，供张络绎，相接于道。歌姬侑觞，皆有恋别之思。醇醪递进，未尝绝口，不知身之作此状也。”

此出自曹孟彦口述，目击其事，当不谬。意痴情所感，遂有邪祟托名而惑之。若真是神妃，则是夕正七夕，牛郎方在，何暇他及。

《续艳异编》载：高邮张同知里中，有王氏女，以夫贫不能娶而死。女亦自缢。张嘉其节，为言于有司，欲表其阡，未之竟也。张有仆名来仪者，年弱冠，使之运小舟，旋风大作，舟几覆者数日。忽见空中一官妆女子下，有二仆青衣小帽，号曰“先锋”：一名张宝，一名王友宣。言曰：“我天仙织女也，爱汝俊少，愿为夫妇。”来仪不从，欲执而鞭之，不允，乃去。明日又至，如是再三。张疑似曰：“来仪得非因里中王氏故感怪耶？”言已，此女即传言：“我非织女，实王氏女也，感汝家厚意，故来就汝。汝何用固辞？”张乃为文祭女子曰：“汝弃生全节，方得乡誉。乃复自污，甘人唾骂，汝必不为。或他鬼假托汝名，汝亦不可不诉诸天曹治之，以清汝迹。”祭毕，女不复至。以此推之，则淫鬼谬托，滓秽仙真者不少矣！

《耳谈》又载：凤阳泗州民家，有一怪自称姓名曰牛天锡。见其家有好女，窃变形为美少年。宵分月皎，窗牖小开，忽被隐入闺房，与其女百计诱狎。诳云：“身是牛郎，卿是织女，共谪人间，合为伉俪。”女辄信之，遂隆情好。明日执子婿礼，事主人甚恭。岁馀，作怪殊常。藏获有触忤之者，怒云：“我是汝家东床妖客，何得犯我？”辄欲鞭之。于是互相设计，阴召术士诵咒，用剑击而毙

之。应手有声，缩入地。发土细验，乃是老牛之膝骨，久埋土中，而出诈为人矣。江阴顾山民亲见其事。牛郎有假，则织女亦未必真也。

杜 兰 香

杜兰香者，自称南阳人，以建兴四年春诣张硕。硕年十七，望见钿车在门外，婢通言：“阿母所生，遣授配君。”硕前视女，年可十八九，说事邈然久远。有婢子二人，大者萱支，小者松支。钿车青牛上饮食皆备。作诗曰：“阿母处灵岳，时游云霄际。众女侍羽仪，不出墉宫外，飏轮送我来，岂复耻尘秽。从我与福俱，嫌我与祸会。”至其年八月，且来复作诗曰：“逍遥云雾间，呼吸发九嶷。流沙不稽路，弱水何不之。”出薯蓣子三枚，大如鸡子，云：“食此，令君不畏风波，辟寒温。”硕食二，欲留一；不肯，令碗尽食。言：“本为君作妻，情无旷远，以年命未合，小乖，大岁东方卯，当还求君。”见《杜兰香别传》。

《广记》云：有渔父于湘江洞庭之岸，闻儿啼声。四顾无人，惟三岁女子在岸侧。渔父怜而举之。十馀岁，灵颜姝莹，忽有青童自空来，携女而去。临升天，谓其父曰：“我杜兰香也，有过谪于人间，玄期有限，今去矣。”自后时亦还家。其后

于洞庭包山降张砚家；盖修道者也。兰香降之三年，授以举形飞化之道，砚亦仙去。初降时，留玉简、玉唾盂、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。

《征途记》曰：张砚与杜兰香相别，后于巴县见一青衣云：“兰香在白帝君所，若闻白帝野寺钟声随风而来，则兰香亦随风而至。”际夜，果钟声，兰香亦至焉。

《丽情集》云：贾知微遇曾城夫人，杜兰香以秋云罗帕裹丹五十粒与生，曰：“此罗是织女采玉茧织成。”后大雷雨，失帕所在。

五卮娘子

唐玄宗时，有崔书生，于东州遯谷口居。好植名花，暮春之中，英蕊芬郁，远闻百步。书生每初晨，必盥漱看之。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。女有殊色，所乘马极俊。未及细视，则已过矣。明日又过，崔生乃于花下铺茵，致酒往迎马首，拜曰：“某性好花木，此园无非手植。今正值香茂，颇堪流盼。女郎频日而过，计仆驭当疲。敢具脯醪，以俟憩息。”女不顾而过，其后青衣曰：“但具酒饌，何忧不至？”女顾叱之曰：“何敢轻与人言。”崔生明日先到别墅，又迎马拜请。良久，一老青衣谓女曰：“马大疲，暂歇无爽。”因自控马，至当寝下。老青衣谓崔生曰：“君既求

婚，予为媒妁，可乎？”崔生大悦，再拜跪请。青衣曰：“后十五六日，大是吉辰。君于此时，但具婚礼，并备酒肴。今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，有小疾，故日往看省。向某去后，便当咨启。期到，皆至此矣。”于是俱行，崔生即依言营备。至期，女及姊皆到。其姊亦仪质极丽，送女归崔生。崔母在故居，殊不知也。崔生以不告而娶，但启以婢媵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悴，因伏问几下。母曰：“有汝一子，冀得求全。今汝所纳新妇，妖媚无双。吾于土塑、图书之中，未曾见此，必狐魅之辈，伤害于汝，故致吾忧。”崔生入室，见女泪涕交下。曰：“本待箕帚，望以终天。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辈，明辰即别。”崔生亦挥涕不能言。明日，女车骑复至，崔生亦乘马送之。入逻谷中十里，山间有一川。川中有异花珍果，不可言纪。馆宇屋室，侈于王者。青衣百许迎拜曰：“无行崔郎，何必将来。”于是捧入，留崔生于门外。未几，一青衣传姊言曰：“崔郎宜便绝，不合相见。然小妹曾奉周旋，亦当奉屈。”俄而召崔生入，责诮再三，辞辩清婉。崔生但拜伏受遣而已。后遂坐于中寝，对食食讫，命酒作乐。乐阕，其姊谓女曰：“须令崔郎却回。”女出袖中白玉盒子遗生。于是，各呜咽而别。至还谷口，回望千岩万壑，无有径路。因恸哭归家，常持玉盒子郁郁不乐。忽有胡僧扣门求食，曰：“君有至宝，乞相示也。”崔生曰：“某贫士，何有是？”僧请曰：“君岂不有异人奉赠乎？贫道望气知之。”崔生试出玉盒示僧，僧请以百万市之。崔生问僧曰：“女郎谁耶？”曰：“君所纳妻，西王母第三女、玉卮娘子也。姊亦负美名于仙都，惜君纳之不久。若住得一年，君举家不死矣。”

巫山神女

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，望高唐之观。其上独有云气，嶄兮直上，忽兮改容。须臾之间，变化无穷。王问玉曰：“此何气也？”玉曰：“所谓朝云者也。昔先王游高唐，昼寝，梦一妇人，自称是巫山之女。王因幸之。去而辞曰：‘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’旦朝视之，果如其言。故为立庙，号曰‘朝云’。”

按《巫山志》云：“琵琶峰下女子，皆善笛。嫁时，群女子治具吹笛，唱《竹枝词》送之。”今人所云巫峡，即琵琶峡也。上有阳云台，高一百二十丈，南枕长江。宋玉赋云：“游阳云之台，望高唐之观。”本以寓讽，后世不察，以儿女事褒之。今庙中石刻，引《墟城记》：瑶姬，西王母第二十三女，称云华夫人。助禹驱神鬼，斫石疏波有功。今因封妙用真人。庙额曰：“凝真观”。真人，即所谓巫山神女也。祠正对巫山，峰峦上入宵汉。山脚直插江中。《祝史》云：“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时，有丝竹之音往来峰顶上。猿皆群鸣，达旦方渐止。”《集仙录》亦云：“云华夫人，名瑶姬。王母第二十三女，西华少阴之气也。尝东海游，还过江上，有巫山焉。峰岩挺拔，林壑幽丽，巨石如坛，留连久

之。时大禹理水，驻山下，大风卒至，崖振谷陨，不可制。因与夫人相值，拜而求助。即敕侍女授禹，策召鬼神之书。因命其神狂章、虞余、黄魔、大翳、庚辰、童律等，助禹斫石疏波，决塞道厄，以循其流。禹拜而谢焉。禹尝诣之崇嶺之巔，顾盼之际，化而为石。其石，楚大夫宋玉，以其事言于襄王。王作阳台之宫以祀之。隔岸有神女之石，即所化也。神女坛侧，有竹垂垂若簪。有槁叶飞物着坛上者，竹则因风扫之，终莹洁不为所污。”李白感兴诗云：“瑶姬天帝女，精彩化朝云。宛转入宵梦，无心向楚君。”《襄阳耆旧传》云：“楚襄王游云梦，梦一妇人，名曰瑶姬，曰：‘我夏帝之季女也，封于巫山之阳台。’精魄为芝，媚而服焉，则与梦期。又一说，赤帝女姚姬，未行而卒。葬于巫山之阳，号曰巫山之女。”相传不一，未知何据。《云溪友议》云：“太尉李德裕镇渚官，尝谓宾侣曰：余偶欲赋巫山神女一诗，下句‘自从一梦高唐后，可是无人胜楚王。’昼梦宵征，巫山似欲降者，何也？段记室成式曰：‘屈平流放湘沅，椒兰久而不芳。卒葬江鱼之腹，为旷代之悲。宋玉招平之魂，明君之失，恐祸及身，遂假高唐之梦，以感襄王。非真梦也。我公作神女之诗，思神女之会，惟虑成梦，亦恐非真。’李公大惭。”《八朝穷怪录》云：“萧总，字彦先。自建业归江陵，值宋废帝元徽中，四方多乱。因游明月峡，爱其风景，遂盘桓累岁。常于峡下枕石漱流，时春向晚，忽闻林下有

人呼‘萧卿’者数声。惊顾，去坐石四个馀步，有一女把花招总。总常知此有神女，异而从之，恍然行十馀里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。侍女二十人，并神仙之质。其寝卧服玩之物，俱非世有。绸缪至晓，忽闻山鸟哀叫，岩泉韵清。出户临轩，将窥旧路。见烟云正重，残月在西。神女执总手，谓曰：‘妾实此山之神，上帝三百年一易，不似人间之官，来岁方终。一易之后，遂生他处。今与郎契合，亦有因也。’因脱一玉指环赠总。谓曰：‘此妾尝服玩，未曾离手，愿郎穿指，慎勿忘心。’总曰：‘幸见顾录，感恨徒深。执此怀中，终身是宝。’天渐明。总乃拜辞，掩涕而别。携手出户，已见路径分明。总下数步，回顾宿处，宛见巫山神女之祠也。他日持玉环至建业，因话于张景山。景山惊曰：‘吾尝游巫峡，见神女乞后玉环。觉后乃告帝，帝遣使赐神女。吾亲见在神女指上，今卿得之是矣！’总，齐太祖建元末方征召，未行。帝崩，世祖即位，累为书舍人。初，总为制书御史，江陵舟中，偶思神女事，悄然不乐。乃赋诗曰：‘昔年岩下客，宛似成今古。徒思明月人，愿湿巫山雨。’”据此，则巫山神女祠又无定神矣！殆不可晓。又《三峡记》云：“明月峡中，有二溪东西流。宋顺帝升平二年，溪人微生亮，钓得一白鱼，长三尺，投置船中，以草覆之。及归，取烹，见一美女在草下，洁白端丽。自言高唐之女，偶化鱼游，为君所得。亮问曰：‘既为人，能为妻否？’女曰：‘冥契

使然，何为不得？’遂为亮妻。后三年，忽曰：‘数已足矣，请归高唐。’亮曰：‘何时复来？’答曰：“情不可忘者，有思后至。”其后一岁三四往来，不知所终。”不知高唐之女，又是何人也？

云 英

唐长庆中，有裴航秀才。因不第，游鄂渚，谒故旧崔相国，赠钱二十万，因佣巨舟，载于襄汉。同载有樊夫人，乃国色也。言词间接，帷帐昵洽。航虽亲切，无计会面。因赂侍妾袅烟，求达诗一章，曰：“同为胡越犹怀想，况遇天仙隔锦屏。倘若玉京朝会去，愿随鸾鹤入青云。”诗往，久而无答。航数诘袅烟，烟曰：“娘子见诗若不闻，如何？”航无计，因在道，求名酝珍果献之。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。及褰帷，而玉莹光寒，花明丽景，云低鬟鬓，月淡修眉，举止烟霞外人，不与尘俗为偶。航再拜揖，睥睨良久。夫人曰：“妾夫在汉南，将欲弃官，幽栖岩谷，召某一诀耳！喜与郎君同舟共济，无以谐谑为意。”航曰：“不敢。”饮讫而归。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：“一饮琼浆百感生，玄霜捣尽见云英。蓝桥便是神仙窟，何必崎岖上玉清。”航览之，不能达诗之旨。后更不复见，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。遂抵襄汉，与使婢挈妆奁，不告辞而去。航遍访之，竟无踪响。遂饰装归辇下，经蓝桥驿侧近，因渴甚，遂下道求浆而饮。见茅屋